



佳节有约 岁岁年年

○徐俊军



这是公元2026年的岁暮,一个看似与往年无异的春节前夕。然而,在这“年年如此”的表象之下,我分明听见一种更深邃的律动——那是古老文明与崭新时代的深沉对话,是十四亿颗心同时校准一块名叫“春节”的永恒时钟时所发出的,震撼时空的共鸣。

(一)

春节首先是一场“约”。这约定没有白纸黑字,却比任何契约都更坚固;无需口头承诺,却比任何誓言都更虔诚。它镌刻在农耕文明的基因里,流淌在每一条被称为“根脉”的血液中。它是“爆竹声中一岁除”的除旧布新,是“总把新桃换旧符”的庄严仪式,是“守岁”时那盏穿越长夜的灯火,守望的何尝不是文明的薪火?

我曾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暮色中,驻足于中原大地的某个小站。站台上,人群如潮水般有序涌动。一位两鬓斑白的西北汉子,怀里紧紧搂着一个褪色的蓝布包裹,他对我说,里面是老家才有的黄米年糕,“我娘就认这个味。”一位年轻的工程师,眼镜片上还映着未关闭的电脑代码,他说他刚完成一个项目的攻坚,此刻归心似箭,“回去,孩子的鞭炮才响得亮。”他们的方言各异,行囊不同,目的地却指向同一个方位——家。那不只是地理坐标,更是情感的坐标、文化的坐标、生命的坐标。这浩荡的“赴约”之旅,其意义早已超越了简单的团聚。它是一次次对文化身份的集体确认,是个体生命在时间洪流中寻找锚点的庄重仪式,是一个民族用最质朴的行动,向历史与未来递交的、关于延续的无声誓词。

这“约”,穿越数千个春秋。它伴随着《诗经》里“日昃改岁,入此室处”的吟哦,曾在汉唐宫阙的守岁烛光里摇曳,曾在宋人“岁晚节物催,人事亦奔驰”的慨叹中流转,也曾在近代风雨飘摇中,成为离散同胞心中不灭的灯塔。无论王朝如何更迭,世事怎样变迁,这份

关于春天的约定,从未失约。它如同一条坚韧而温暖的文化脐带,将一代代中国人连接成一个跨越时空的生命共同体。

(二)

然而,春节的灵魂,不仅在于“守约”,更在于“迎新”。“新桃”总要换下“旧符”,这才是“春节”二字的精髓。于是,我们看到,“年味”在坚守核心的同时,其形态正经历一场静水流深的革新。数字时代的辉煌,悄然浸染着古老的节日肌理。视频连线让“天涯若比邻”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,远隔重洋的游子,能通过一方屏幕,与家人“云举杯”“共赏”同一场电子烟花。集五福、抢红包,这些数字时代的“新民俗”,以游戏般的轻盈,重构着祝福传递与财富分享的路径。甚至,在某个科幻爱好者的家庭,“AI写春联”成为饶有兴味的尝试——当冰冷的算法试图理解“天增岁月人增寿”的温情人情时,引发的既是欢笑,也是关乎传统与未来关系的深邃思考。

文化的内核,便在这形式的流变中得到淬炼与彰显。贴春联、祭祖先、吃团圆饭、给压岁钱……这些核心仪式,非但没有消亡,反而在快速变迁的社会中,因其承载的伦理价值与情感重量,愈发显得珍贵。它们如同一棵大树的根系,扎得越深,枝叶才越能向着新时代的阳光自由舒展。春节的“新”,从来不是无根的浮萍,它是老树上抽出的新枝,是古调里奏出的新声,是在对“何以中国”“何以中国人”这一永恒命题的持续叩问中,所激荡出的时代回响。

(三)

春节,是度量中华文明的独特刻度。它如同一把巨大的时间之尺,既丈量个体的生命轨迹,也刻度民族的精神年轮。对个人而言,它是成长的界碑。孩童在“又长一岁”的祝福中懵懂触碰时间的重量;青年在

“新年计划”里锚定航向;中年在“岁月不居”的喟叹中沉淀智慧;老年则在儿孙绕膝的喧闹里,收获生命圆满的慰藉。春节以它周而复始的韵律,将线性流逝的时间,切割成可回顾、可期待、可庆祝的循环单元,赋予生命以节律和意义。

于民族而言,春节是文化的“永动之钟”与“镇静之锚”。当现代社会将时间碎片化为分秒必争的冰冷数字,春节以其固有的、略带模糊的农历节奏,强行按下暂停键,召唤人们回归一种更富弹性、更贴近自然脉动的生活节律。这短暂的“停顿”,不是懈怠,而是为了更有力量地出发。它让飞奔的国度得以喘息,让疲惫的心灵得以栖居,让散落的情亲得以凝聚。在这全民性的“仪式性停顿”中,社会能量不是消散,而是以一种更和谐的方式重新整合、蓄积、澎湃。

更深一层看,春节的庆祝,本质上是一场宏大的“文化演武”与“精神加冕”。那席卷全国的“福”字,是民族集体心理对“幸福”最深切的渴望与最直白的宣告;那响彻云霄的爆竹(或其现代替代形式),是驱邪避祟的古老信念在当代的巨响;那顿精心准备的年夜饭,每一道菜肴都是文化密码,诉说着团圆、富足、吉祥的千古理想。通过一年一度、全民参与的盛大排练与演出,文明的核心价值——家族伦理、人伦温情、对自然的敬畏、对未来的乐观——得到反复的强化、体验与传承。春节,因此成为中华文明得以在历史长河中保持其独特连续性、主体性与生命力的关键机制。

(四)

站在2026年的门槛,我们回望,更需展望。春节的未来,将走向何方?全球化与数字化的浪潮不会停歇,春节的形态必将持续演化。或许,“云端团圆”会更加普遍,虚拟现实技术能让家人“共处一

室”;或许,环保理念将催生更绚烂而清洁的庆祝方式;或许,随着中国与世界交融日深,春节将携带其文化基因,在更广阔的天地里,与不同文明的节庆对话、互鉴,成为人类共同情感日历中愈发醒目的一页。

然而,无论形式如何创新,春节那温暖而坚韧的内核——对家的眷恋、对团圆的渴望、对和谐的追求、对新生的礼赞——将如北辰,居其所而众星共之。因为这份情感,是人类心灵最深处的通约语言。春节的智慧,恰恰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典范:如何在激变的世界中,守护不变的温情;如何在走向未来的同时,安顿好来自过去的灵魂。

岁岁年年,万象更新;年年岁岁,此心长存。新春之“约”,是人与时间的约定,是今人与古人的约定,是个体与家国的约定,亦是文明与未来的约定。它让我们在时间的单向河流中,找到了周期性的港湾;让我们在身份的多元迷宮里,确认了最本真的坐标;让我们在文明的无限跋涉中,拥有了定期回归的精神家园。

当2026年春节的钟声即将敲响,我仿佛看见,这片古老而又年轻的大地上,无数门窗后亮起的灯火,正连缀成一片璀璨星海。每一盏灯下,都是一个关于守约与维新的故事,都是一份对春天的信念。这信念,穿越风雪,凝成水滴,汇入江河,终将奔涌成不可阻挡的、时代的春潮。

新春有约,岁岁年年。这约定,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生根,在每一次奔赴中淬炼,在每一次辞旧迎新中升华。它告诉我们:只要还有人在除夕夜等待归人,只要还有家庭围炉话旧,只要中华文明的星空上,还高悬着“春节”这颗温柔的恒星,那么,一个民族的春天,就永远不会落幕。时间的齿轮滚滚向前,而春节,正是那枚让这齿轮转动得更加深沉、更加温暖、更加充满希望的,文明的密语。

年画

○杨丽丽

“爆竹声中一岁除,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曈曈日,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王安石笔下生动描绘了春节时人们更换年画的热闹场景,这也让过年贴年画这一习俗在人们的生活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年画起源于农耕文明时期。人们为了驱邪祈福,开始在门上绘制神像、张贴瑞兽图案。随着时光的流转,年画的题材愈发丰富多样,从神话传说中的八仙过海、牛郎织女,到历史故事里的穆桂英挂帅、三国演义;从寓意吉祥的连年有余、五谷丰登,再到展现民间生活的春牛图、闹元宵,一幅幅生动的年画丰富着人们的精神世界。

记得小时候,每近过年,父亲总会前往熙熙攘攘的年集,精心挑选几幅寓意美好的年画。那是我最为期待的时刻,仿佛随着父亲手中的年画,新年的欢乐与幸福就已悄然降临家中。我像个小尾巴,跟在父亲身后,穿梭于摆满年画的摊位间。那些花花绿绿的年画,在阳光下闪烁着迷人的光彩,画中的人物、风景、花鸟鱼虫仿佛都有了生命,正对着我微笑招手。

“二十四,扫房子;二十五,糊窗户。”当家中开始大扫除,我便迫不及待地守在一旁,等待着糊窗户、贴年画的神圣时刻。母亲用面粉熬制一锅黏稠的糨糊,父亲则先仔细地旧年画从墙上轻轻揭下,拿起扫帚仔仔细细地清扫墙面。再郑重其事地拿起刷子蘸满糨糊均匀地涂抹在墙上,随后,父亲虔诚的捧着年画,小心翼翼地将其与墙面贴合,并从年画的一角开始,慢慢展开,仔细地挤出每一处气泡,抚平每一道褶皱,让年画与墙面紧紧相拥。

年画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幅《连年有余》,画面上一个胖娃娃,脸蛋红扑扑的,宛如熟透的苹果,怀里抱着一条大鲤鱼,身旁盛开着娇艳的荷花。那鲤鱼仿佛在欢快地游动,溅起晶莹的水花。还有那副《财神到》,财神爷身着华丽的袍服,手持金元宝,面容和蔼可亲,他的周围环绕着祥云,寓意着好运将至,财源广进。这幅年画总是被父亲贴在堂屋的正中央,成为家中新年里最庄重的祈福象征。

除了这些传统的吉祥图案,还有一些反映民间生活与故事的年画。比如《老鼠娶亲》,一群小老鼠抬着花轿,张灯结彩,热热闹闹地举行婚礼。它们形态各异,有的吹着唢呐,有的提着灯笼,有的扛着彩旗,活灵活现,妙趣横生。这幅年画为新年增添了许多欢乐与诙谐的氛围,也让我在儿时便对民间故事与传说充满了好奇与向往。

邻里乡亲来串门,总会笑着夸赞几句家中的年画,说着吉祥的话语,年画仿佛成了新年里的“吉祥符号”,串联起邻里间的情谊,也盛满了大家对新年的美好期许。

后来我渐渐长大,年集依旧热闹,年画的样式也愈发繁多,有了更精致的印刷版,也有了更新颖的题材,但我始终忘不了儿时与父亲挑选年画时的快乐,忘不了灯光下年画里的热闹与温情。

年画里的年味是藏在烟火人间的温情,是家人相伴的幸福,是代代相传的习俗与期盼。它历经岁月流转,依旧鲜活如初,就像年的味道,无论时光如何变迁,始终萦绕在心头,温暖着每一个归家的人,也照亮着每一段奔赴新年的旅程。

去刘家桥游览,人们总被刘家桥的外观景色所迷惑。这里青山、碧水、廊桥、古树、翠竹、田园,同古民居群落浑然天成,一幅“甘其食,安其居,美其服,乐其俗”的自然社会画卷尽收眼底。幽静的古舍中透出几分神秘,热闹的河沿,显出几分繁荣。

其实,在美丽迷人、古朴典雅的美景之外,还蕴含着另一种美——人文之美,那些意境深远、散发着翰墨香的联匾,与整个刘家桥的古民居,田园风光,相互映衬,相得益彰。

刘家桥在历史上是远近闻名的书香门第,有“墨庄世第”之称。祖人刘如鹤,号阴皋。有句家训:“不求富贵在,但愿子孙贤。”他非常重视教育下一代,老屋和下厂建起后,便建了皋鹤学校,供子孙熟读贤书。据初步统计,刘家桥有几十户人家。刘家先人习惯于将联匾作为古代建筑常见的装饰物,悬挂在大门顶与檐梁之间,或厅堂之上。刘家桥的古联匾,有州府县府赐的,有社会名流题字的,多为晚辈给老人祝寿的。刘家桥的联匾以寿匾居多。

据统计,刘家桥村原存古代联匾50余块,如今仅存16块。近代和当代后人赓续历史文脉,继承先人传统,用联匾给老人祝寿,或当招牌挽客。全村有楹联五副(不含纸写),匾牌七块。一个不大的古村落拥有31块联匾,这在鄂南也是一大奇观。

刘家桥古楹匾主要集中在上新屋和下新屋。老屋建成于明成化九年,距今550余年,老匾毁尽,仅存大门上方一块石匾额“彭城世家”,或许因为镶嵌在墙中,就保留下来了。

每当过年贴春联,常会想起“总把新桃换旧符”这句古诗。虽说那远古的桃符,早已被春联取代,但那文脉流芳,还在悠悠荡漾。

据《山海经》记载,神荼、郁垒二神能制服百鬼,民间便在桃木板上画此二神像或写其名,悬挂门旁,此即“桃符”。这一驱邪避鬼的习俗,远可追溯到周代。到了唐朝,桃木上逐渐演变为书写对仗工整的诗句,叫桃符对。五代十国时期,后蜀主孟昶亲自在桃符上写下“新年纳余庆,嘉节号长春”,这是史上的第一副春联。到了宋代,随着造纸业和印刷术的发展,人们逐渐用门神像来驱邪,用红纸替代桃木书写吉祥对联,贴于门框两侧,叫做“贴春纸”。北宋王安石的《元日》诗:“爆竹声中一岁除,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曈曈日,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这里的“新桃换旧符”,应该是指撕掉旧的春桃对,换上新的。

将红纸对叫作“桃符”,是当时人们的习惯,这在陆游的诗句里也有体现。例如他的《除夜雪》:“北风吹雪四更初,嘉瑞天教及岁除。半盏屠苏犹未举,灯前小草写桃符。”从中不难看出,除夕夜下着雪,喝着小酒用草

古村联匾翰墨香

○刘明恒

上新屋拥有各类联匾11块,其中古匾5块,分别是:“墨庄世第”“婺焕稀龄”“父子明经”(复制)“祖德流芳”“节孝流芳”。当代匾2块,“慈德育人”“慈帏期颐”,上新屋还有招牌匾7块,楹联4副,其中“墨庄轩”和“三顾园”最具特色。“墨庄轩”是仿古徽派建筑,大门上颜体书法“墨庄轩”绿字墨匾,两边一副对联,左边是“刘氏安居眷爱山川貽大美”,右边是“家园致富得亏商旅架金桥”。

走进厅堂,一块墨石刻着朱熹的《墨庄记》,上方悬挂着“瑞发堂”匾牌,两边一副对联,左边是“华堂绣闼沐天光”,右边是“黛瓦粉墙昭祖德”。

上新屋祠堂屋大门上方写着“墨庄世第”四个大字,跨进大门走过天井是祖宗堂。祖宗堂悬两块寿匾,前上方一块上面写着“慈帏期颐”,后祖宗牌位上方一块“婺焕稀龄”,两边挂着一副对联,左边是:“彭城胤嗣千载载载载载儒载仁道”,右边是:“墨庄世第五百年尧年祚年丰稔”。

走进上新屋石板巷,第二个大门顶上方悬挂着“父子明经”匾额。从大门进去,跨过天井迎面厅堂悬挂两块匾额,前面一块写着“慈德育人”,后面一块写着“节孝流芳”,“节孝流芳”意思是贞节和孝顺的美德流传后世,为人称颂。清朝上新屋有个媳妇,刚刚结婚没过多久,丈夫去世了,她对对襁褓中的婴儿,面对年迈的公婆,大家都劝她放弃另嫁。但她依然坚守住这个家,把孩子带大,给婆婆送终。于是村上报给州府,当时的州府就赐给她这块牌匾。

下新屋有古联古匾11块,当代匾1块。走到下新屋大门,迎面门顶上悬挂着“父子明

经”匾额。咸丰年间,下新屋贡生刘祚旭,字炳元,熟读经典,知书达理,咸丰帝时例授修职郎。光绪帝时,刘炳元的儿子刘应德,字毓华,也被授修职郎。州府为此给父子俩授予“父子明经”匾额,以激励后人勤学奋进。

跨过大门的石门槛,抬头可见“金石坚贞”的牌匾,“金石坚贞”指孝行如金石般坚定不渝。清代,下新屋刘邵氏,其男人刘德贵得病濒临死亡,阴阳先生卜卦后,说此病需金子冲喜方愈。家人当日就把早已订婚的19岁的刘邵氏带来,与之拜堂。拜堂回房,刘德贵还没上榻就气绝身亡。刘邵氏从此未嫁。县府闻后便授以“金石坚贞”匾牌。

跨过屏风的木门槛,进入正屋下堂屋,越过青石天井,走到上堂屋,头顶高悬着“同甲花荣”和“德艺双馨”两块牌匾。从正堂屋右侧廊道穿过到厅堂屋,匾额高悬,琳琅满目,古色古香。清道光进士,一品顶戴,三朝皇师雷以诚的一副木刻长联挂在厅堂屋正中:左联是“平第咨鸿图酒进长生快观龙虎争福地”,右联是“辛勤始燕翼经明此日仁看麟趾奋鹏搏”。祈望老人长寿,子孙鹏飞。这副长联是雷以诚为下新屋落成庆典时所赠。长联中间上方,依次是四块匾额高悬:“瑞纪贻珉”“荣耀重照”“清慎形管”“齐眉耳顺”。厅堂屋上方头顶悬两块匾额“嘉猷受寿”“不老惟椿”。这些联匾虽已字迹斑驳难辨,却更显古韵幽深。

我伫立在古宅高大的堂屋天井上,仿佛置身于浓浓的翰墨香之中,那些带着古朴与厚重的联匾,蕴含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,承载着悠久的历史记忆,从而也让我见识到大汉皇族村历史文化文脉的魅力。

总把新桃换旧符

○尚继慧

书写对子,仍说写桃符。不止宋代,就是清代春联相当普及之后,依然如故。像江南烟士在他写的《春节》一诗里写道:“暂解城区烟火禁,兆丰雪霁在年前。街街饰彩家家弹,扫尽桃符换对联。”显然,这里的桃符,和对联是一回事儿,说桃符习以为常。而且,从这些诗句可见,那时人们都是在春节当日贴对联。

春联得名与普及,是从明朝开始的。相传,朱元璋当皇帝坐江山之后,想大力推广春联。于是有年除夕前,他下旨,让公卿士庶家家户户在除夕前必须书写红纸对联,贴在门框上迎新春。大年初一他微服私访,见有两家没贴春联,一问才知道是杀猪和割猪的,过年太忙没来得及请人写;他就亲自给人家写了“双手劈开生死路,一刀割断是非根”的对子。这一传说不管真假,反正从此以后,过年贴春联,就成为百姓习俗,一直流传至今。

清代的《燕京岁时记》有言:“春联者,即桃符也。”诗人喜欢用“桃符”代指旧物,用“春联”代指新物,这实际上反映了民俗的演变。尽管清代以后,红纸完全取代了古老的桃木板,但桃木辟邪的寓意一直流传。南北

朝时梁代宗懔所撰的《荆楚岁时记》里,就有“造桃板著户,谓之仙木”的记载。直到现在,人们仍将桃木视作吉祥之物,比如家里的中国结十字绣,总是有一块油红的桃木,稳稳当当地位居中央,起到镇宅之用,带来祥瑞之运。至于桃木辟邪之说,并非源于其物理属性,而是根植于远古的神话信仰。阴阳五行思想以及道教文化的传播,才赋予其神秘色彩。

古老的桃符,承载着神灵崇拜与自然敬畏;而如今的红纸春联,更加焕发光彩。文化载体的变化,内涵底蕴依旧。春联的语句,新春的祝愿,无不承载着家人的期盼,张贴时的仪式感,依然庄重与神圣。古老的桃符,仍在衬托着大红纸张的厚重,那金灿灿的大字,是时代新声的展板。土地承包也好,乡村振兴也好,春联成为记录小村脉动的“年鉴”,凝聚着时代的文化认同。

过年贴春联,“新桃换旧符”,真正的“新”不在于取代,而是年轮的增长。门框上鲜艳夺目的中国红,以及灵秀悦动的字符,既是千年文明的微缩画卷,更是时代风貌的彰显。

桂乡诗笺

拜年

○丁太如

清晨的风裹着年味
换上新衣裳脚步变得轻快
走到亲友家轻轻叩门
一声新年好暖了心怀
岁岁年年情意不改

拱手作揖笑着道安康
唠唠家常说近况
桌上的糖甜了嘴角
杯里的茶暖了胸膛
人间温情就这般寻常

孩子跟在身后奶声奶气
说着吉祥话讨一句欢喜
长辈笑着摸摸头
岁岁平安万事顺意
简单的话藏着满心期许

走街串巷拜过一家家
新年的福,传出一道道
烟火人间岁岁年年
一句拜年一生惦念
春暖福至,岁岁皆安

年意

○闫敬督

春联笔下的墨香漫过门槛
风里都是熟悉的味道
是家,轻轻把我搂住
不必说太多祝福
碗筷碰响,就是团圆
窗外的烟火亮了又暗
屋里的灯,一直暖着一年的奔波与疲惫
都融在一碗热饭里
家人闲坐,灯火可亲
这便是最好的新年
灯笼的光晕漫过窗棂
融化积雪的残章
断句年夜饭的蒸汽里
游动着去年未说完的絮语
零点的钟声撞响
我们举杯
与消逝的时光碰盏
那些被岁月揉皱的牵挂
在碰杯声中
舒展成新的祈愿

送春联

○丁光辉

快过大年了
一群穿红马甲的书法志愿者
在南鄂白马村晃动着

裁纸的声音和书写的韵味
像春蚕在吃着桑叶
志愿者的笔尖不时吐出
五谷丰登、人兴财旺的字眼

一阵微红吹过
半翻着的对联
像田埂的稻浪
抑或,半卷的荷塘

年货会舞台底下
写着:春风得意马蹄“捷”
音响里播放着
马儿呀,请慢些走……

剪窗花

○欧毓焯

在旧岁的尾音里
奶奶的剪刀轻舞飞扬
似灵动的精灵穿梭
于那一片片红纸之上

每一刀,都藏着故事
每一剪,都饱含期望
窗花在巧手下绽放
如春日繁花般芬芳

那细腻的纹路
是岁月沉淀的诗行
那鲜艳的色彩
点燃了冬日的苍凉

寒风在窗外呼啸
却吹不散屋内的暖光
窗花剪碎了寒冬的冷酷
让希望在缝隙中生长

看呐,那跃动的图案
是生活的热情在滚烫
它驱走了心底的阴霾
让幸福在每个角落流淌

这小小的窗花哟
是奶奶爱的勋章
它带着传统的温度
把新岁的祝福轻轻传唱